

拼客的出租车及其它

军营里男护士

魏增谊

半个世纪前 我被应征入伍。经过一个月新兵连集训后 团卫生队分配到新兵五名 我被安排队部当文书 还有其他四名新兵 暂安排当见习护士。

二个月后 团里向各连队选拔26名当年入伍的新兵(包括卫生队的四名新兵)组成卫生员培训班 那时选拔到卫生员培训班的学员 文化程度小学毕业就算是 高学历 不像地方卫生学校招录录取初中毕业生 学习期满三年 才能当护士。可当时陆军服役期三年 出于服役期及战备的需要 卫生员只能安排半年的培训期。

卫生员的培训参照当时卫生员培训教材 应时施教 如学习一些初级生理解剖 上百种西药知识 连队常见病的防治知识及小伤的一般处置 百来个针灸穴位常识及防原子化学武器粗浅防护知识等等。

在此培训期间 卫生队老文书提干后未调走 队领导对我说：小魏 这段期间 老文书还在位 你可参加卫生员培训班学习 学点知识 对你以后总会有好处的。于是 我做为插班生参加了卫生员培训班。培训班半年结束后 老文书上调走了 我便回到文书的岗位 原卫生队参加培训的四名 被安排到内、外科当护士 其余都回原连队担任卫生员。

说起男护士 只限于团级卫生队 师级和军分区医院均配备女护士。卫生队加上新培训的共有13名护士 根据工作的实际 定期由军医和护士长组织辅导 继续培训进行临床技能操作。为了提高护理知识 适应日常工作 只能边学习、边实习 由老护士手把手地带。一天三班轮流转。

卫生队的病房是新盖的二幢二层大楼 约有80来张病床 分内、外科 配有手术室、化验室、x光室和西药房。平时收治一般内科病员 外科能开展下腹部手术及创伤处理 重的需转军分区医院。

说起护士 其实是护士、护理员、陪人和清洁工四件事併在一起干。对有的一时不能生活自理的病员 护士还要替他喂饭 能走的病人到病员食堂就餐 不能走的由食堂将饭菜等送到床头。

护士对内科病员 一天二次量体温、测脉搏、测血压、按医嘱到药房取药 一天三次将内服药送到床头。

对外科病员 事情多点 除内科的常规护理外 还有术前皮肤准备 特别是手术后的24小时内 需密切观察监测 24小时后扶病员起来走动 促使肠蠕动 防止粘连。对一些怕痛和不理解的病员 还要做思想工作 讲清道理 使其主动配合 住院治疗期间还要帮助一些病员翻身、擦身、洗足等等 讲解术后注意事项。

一旦发现异常 及时报告值班军医。当班护士每天还要一次拖病房地面 整理卫生 一周一次有副班护士擦门窗玻璃 一天到晚确实忙得够累。当然灌肠、导尿这些活都是护士的事 有的病人不能起床 还要帮助他大小便 绝不能怕脏、怕臭、怕累。

夜间提着马灯 蹑手蹑脚地定时巡视病房 因为当时我们驻地还没有电 平时用电由兄弟部队雷达站送的 下半夜如没有手术 照明只能用煤油灯。再说当时没有空调和电风扇 夏天 只靠扇子 冬天值班用橡皮热水袋 外加棉大衣取暖。

因为我们都在一个食堂用餐 干部、战士聚在一起有话有笑 和睦可亲 有什么话 一旦说出口便很快传开了。

我记得一个夏天 天气特别热 晚上室内气温达到40度以上 几个护士热得实在难以入睡 便想出了馊主意 拿来毛巾打湿 铺在草席上 这样才勉强合上眼 一觉醒来 湿毛巾和草席又干了。

还有一次 一个刚入伍的护士小陈 有一天轮到他值夜班 医嘱上写明 13床术后晚上要替他洗脚 可一个刚从城市出来的19岁小伙子 难以接受 便说在家我睡觉前的脚都是我妈替我洗的 这我不干。护士班长知道后 便立即过来找他谈心 苦口婆心地说 我们部队当护士不比地方。住在这里的病员是我们的阶级兄弟 是战友 他住院替他洗脚 是我们份内事 救死扶伤是白衣天使光荣意义的所在 我们要维护白衣天使的光辉形象 班长接着说：好吧 1天13床的脚我替他洗 你不会站在旁边看 以后碰到这样的事 你可得自己来。

小陈护士低着头感动地说 班长那不行 13床的脚还是我来洗 你站在旁边指导就行了。护士班长站在旁边指导说 洗脚的水温约在40度左右 有经验的护士用手测试不差上下 通过一段时间摸索你也会觉悟出。水位要满过脚背 脚在汤里要浸泡10-15分钟 有句话说得好 晚上洗洗脚 好比吃补药 所以每位伤病员每晚睡前都要洗脚 以促进血液的循环。小陈护士默默地听着 便说 班长 我记住了。他愉快地完成了这次洗脚任务 从此以后他工作勤勤恳恳 虚心学习 出色地完成了本职工作 年内被评为 五好战士。

就这样当护士 一年365天 没有假日 一天三班轮流 逢年过节离不开工作岗位 为伤病员无怨无悔 辛勤付出。三年服役期满 好多护士申请留队 舍不得离开这个光荣神圣的职业 他们一干就是五、六年。

我在队部当文书 工作比较轻松 空闲时间多 不比护士工作繁忙 所以他们一有空 就跑过来跟我聊聊 出于工作本能 我不随便把他们说的话泄漏出来。这些事情 如今我记忆犹新。

岸

施丽琴

此岸与彼岸 来回的水 一次次被看管 而我只在乎心灵的释放。让海兽抱成一团 回到大海 面对人间疾苦 我坐着祈求 站着也要祈求 身体里的盐发出光亮 水花 波纹。细小如暗夜的星辰 被囚禁的日子已褪去黑斑 游走于两岸之间 听到大地从容的声音 我像一个安顿灵魂的提琴师 奏出山涧清泉 拉出风中的鹭鸶。这多像复活节来到眼前 救赎一滴水的重量

街头即景

卢小宇

我坐在乐清南大街肯德基餐厅靠玻璃墙的位置上看新一期的《小说月报》 桌子上的速溶咖啡渐渐凉了。偶尔从字里行间抬起头来看看玻璃墙外的街景 街上和所有平庸的日子一样车来车往 人来人往 作为背景的楼房和天空有些陈旧 有些灰蒙蒙 没什么可看的。但就在玻璃墙外的人行道上 一位乞丐模样 的大约七八岁的小女孩吸引了我的目光。

乞丐模样的向你伸手讨钱的小孩我见得太多了 谁都知道 那些貌似天生残疾或者乞丐二代的孩子 绝大部分是被拐卖的原原本本健康的孩子 生活在父母亲爱的怀抱和阳光温暖的天堂 是被一双黑黑脏脏的手攫住 攫进一个黑暗悲惨的人间地狱 被人地为地折断胳膊、大腿或者砍掉了手 血淋淋地成为一个骗取同情的工具 在街头无声地审视着我们的同情心和理智 而他们究竟过着怎样的生活 所有善良的人都不会去残忍地推想。

虽然有时候不免在施舍不施舍一块钱的踌躇中会深入想象小乞丐的背景是不是被拐卖的孩子 不免有想到她们的背后是不是有罪恶的黑手 施舍等于助纣为虐的愤慨 但是对于街头随处可见的小乞丐 我慢慢变成熟视无睹的麻木。

而这个小乞丐吸引我阅读小说的目光 在于她的嘴巴可以随着后仰的脑袋咬住自己的脚尖 把自己的身体卷成了一个圆形的圈 两只手向下撑住一个铁盘 转盘安在一个可以旋转的轴上 这样就可以使得身体像一个风车一样转动 这个下午 这个由一位六七岁小女孩疲惫忧伤的身体弯曲成的风车就这样不停地旋转 不停地旋转 成为平庸的街头比较有趣的一幕。

无趣的生活里是从来不可缺少热闹的人 这个下午 从肯德基门口走过的人大多数会停下来看小女孩有趣的表演 看热闹的人多的时候 他们会不自觉地站成一个圆圈 有的人看够了走了 让圆圈暂时缺了个口 就会随即有新的加入把缺口补上。

等人数比较多时 小女孩会暂时停止表演 把脚放下来 由圆变成一条线 这条线走到圆圈前面伸手讨钱 圆圈迅速地分解成许多个点 无声地说笑着 意犹未尽地走开了。

穿过玻璃墙 我看到小乞丐的手似乎还是空空的 而她佝偻的背影在这个貌似和谐的社会显得很和谐 大概是长期的把自己卷成圆圈的结果。这一次 我很有一种给一个小乞丐送去几块钱的冲动 施舍也好 助纣为虐也好 但是我坐在位置上一动不动 似乎 是没了力气 在这个下午。

太阳村

可能 在上面盖房子 某些坡地也只能挖几孔窑洞。

因此 延安的出租车只要往一个方向走 就有许多人上车或下车 一个人是这样开五个人也是这样开 出租车自然而然成了公共小巴士。从某种角度看 交通资源就这样自然被整合 的确很环保 但乘客个人的合法利益在哪里 既然是这样的道路环境 延安有关部门为什么不大力发展公共小巴士 让更多的人更方便？

其次 延安城市人口密度高得吓人。有一个资料表明现在延安城区人口有50多万了 而城区面积只有36平方公里 延安的人口密度达到了每平方公里1.4万 不算不知道 算一算真是吓了一跳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通俗解释 北京王府井大街也没有延安街上的人多！问题是随着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 延安乡下的 县里的人还源源不断涌进来。我不知道 延安城在抗战的时候有多少人 现在的延安人口肯定是当年的几十倍甚至几百倍 而延安还是那个延安。难怪我们到了这里 第一个感觉就是人挤人。人多了打车的人自然也多 而且坐出租车以本地人为主。

当年的红色圣地 现在则是红色旅游胜地 许多人来到这里 就是要寻找这座城市曾经的辉煌 但延安许多旧街区已经消失了 都被最近兴建的建筑物替代了 抗战时期延安的原貌几乎无从寻觅。从城市发展的角度看 延安的城市规划在起步的时候就应该考虑走出宝塔山、清凉山和凤凰山的沟峪。现在的延安 早已不是当年的延安了 宝塔依然耸立 但高楼大厦已经将仰望宝塔的视线给遮蔽了 要找一个最佳角度看宝塔似乎是一种奢望。

那天 我只是在无意之中走进了清凉山脚下的中国新闻纪念馆 在该纪念馆的三楼阳台放眼望去 宝塔山及宝塔一览无遗。宝塔是延安的象征 当年在延安 我想无论在哪个街角或者哪条道路上 人们一仰头就能看得见心中的塔 在延安宝塔如同太阳一样永远与人如影相随。我们来到延安第一个目的就是要看宝塔 就是要追寻半个多世纪前的延安精神和延安风貌。因为 延安是一种象征 更是一种力量 而这种精神和力量 也只有从现存的宝塔和延河上才能深切感受。



楠溪溪笠翁 余东胜 摄

滚铜板

范晓敏

瞄准对方的铜板丢过去。如果丢去的铜板有一部分盖住对方的铜板 就视为合牢 也就赢得了这盘比赛。

滚铜板是一项除了比技术 比经验 还要比智慧的民间游戏。假如先滚方滚出的铜板停在离终点线很近的位置 那对后滚方来说就是个不小的挑战。此时 后滚方必须沉着应对 要根据对方铜板与终点线的距离大小和周边的地形特征 采取相应的策略和办法来滚铜板。如果有机会赢得 就尽量争取 希望自己的铜板不急不缓正好滚到对方铜板的前面停下。当然 弄不好就会事与愿违 反而落在对方后面 那就惨了！

铜板是不能滚出线的 要是发力过大越过了终点线 按规定就得把合铜板的权力拱手送给对方 这样也将面临被吃掉的可能。决策要视情而定 有时 主动放弃才是明智的选择。比如：后滚方特地斜着滚 让铜板滚偏方向；或者只需稍稍发力 让铜板停落在青砖的附近 这样两者之间的距离就会拉开很远 对方即使身手不凡 揣得很准 丢过去砸到了铜板 也就发出一声清脆悦耳的撞击声罢了 因为铜板发生强烈碰撞后肯定会弹开的 根本无法合牢。

有一次 我到邻居孩子家串门 看到一本薄薄的旧书 觉得里面的故事很有意思 蛮有文化品味 而他却不以为然。我就以商量的口气提出与他滚几盘铜板：要是我输了拿一粒柿瓢给他 要是他输了就折一页书上的纸给我。他欣然同意 并准备撕折书本。我见状连忙叫停 要求先记账 到时候再一起结算。于是 我格外用心 经过很多盘的竞技 折腾了老半天以后 才把这本书一段不缺地赢了过来。

有一段时 我被寄养在外 经常跟随年龄稍大于我的东家孩子去附近玩耍。端午节期间的一天 正逢大雨过后 东家孩子在一间旧房子的地基里干活时无意中刨出一只小陶罐 随即大呼起来。我赶了过去 见里面装有几枚锈迹斑斑的铜板 虽然看不清图文 但我还是兴奋不已 就趁机跟他套近乎要

铜板也叫铜钿 是铜元的俗称 因为与铜钱不同 中间无方孔 故称之为铜板。铜板的形状很像现在一元钱的硬币 开始发行于清末 在历史上只短短使用了三十多年 退出流通时 大都被收回熔铸 散落民间的为数不多。我小时候 铜板是较为贵重的玩具 家底不丰的孩子一般玩不起铜板。因此 我很羡慕有钱的孩子 要是看到他们玩铜板游戏 就主动跟其屁股后面一起呐喊凑热闹 玩得酣畅时常常还忘了回家吃饭。

有一天 我无意中听到外婆与别人讲起 她年轻时买东西曾使用过铜板。我随即缠着一贯宠爱我的外婆 让她想办法也给我弄一枚铜板玩玩。于是 她翻箱倒柜 找到一枚民国时期发行的黄铜板。我如获至宝 急不可待地与同龄小孩玩起了时髦的铜板游戏：滚铜板。

滚铜板可以由多人参与 但通常两个孩子一起玩比较方便。我身为平民一族 在滚铜板之前会与对方约定 只以柿瓢、烟壳、糖纸为下注物 绝不直接拿铜板来赌输赢。

那时候 农村几乎没有水泥地 铜板在高低不平的石头路面上跳着滚过去 虽然发出很好听的叮叮响 像敲打编钟那样美妙动听 但滚向不定 难以掌控 而且铜板边缘容易碰伤 外形萎缩变小 搞得很难看 所以我大都选择平整的泥土地来滚铜板。滚铜板时要找来两块青砖 一块垫底 另一块搁在上面搭成一个斜坡 并在前方大约5米远的地上划一道终点线 再通过石头剪刀布猜手势确定猜输者为先滚方。

先滚方将铜板立在一只手的食指上 两侧由拇指和中指夹住 屈膝躬身 动作与打保龄球有点相似。当手臂向前甩开时 铜板脱手落到青砖上就噹的一声朝前方快速滚去。接着 后滚方也以同样方法滚出铜板。然后 双方共同上前判定铜板滚出的距离。如没有异议 滚得较远的一方就获得了合铜板的权利 但必须两脚并拢站在他自己那枚铜板的旁边 才可以俯首捡起